



桐华 著

① 绿罗裙

云中歌

言犹在耳，却已经人事全非。
原来这么多年，
一切都只不过是她一个人的镜花水月，
一个人的独角戏。

桐华 著

① 绿罗裙

云中歌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云中歌. 1, 绿罗裙 / 桐华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20.6
ISBN 978-7-5594-4180-5

I. ①云… II. ①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41538 号

云中歌. 1, 绿罗裙

桐华 著

责任编辑 张 倩

特约编辑 张 艳

封面设计 昆 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329 千字

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4180-5

定 价 45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新版序言

[YUN
ZHONG
GE]

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二〇年，我已经写了整整十五年的故事，完成了十个长篇故事。十五年的时光带走了一些东西，也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。

二〇〇五年五月，我在网上在线写下了《步步惊心》的开篇：正是盛夏时节，不比初春时的一片新绿，知道好日子才开始，所以明亮快活，眼前的绿是沉甸甸的，许是因为知道绚烂已到了顶，以后的日子只有每况愈下。

也许因为我一直相信水满则溢、月满则亏，所以，我在连下面的一千字该写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却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这段话。之后，我曾多次修改这个故事，但唯独这段话，我一直没有动过。

那个下午，加州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灿烂，我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情况下，决定写个东西。我写完上面的那段话后，才开始思考女主该叫什么名字，可见那一瞬间，我

完全是一时冲动。

直到今日，回想那一瞬间的冲动，依旧觉得不可思议。当然，事后去分析，似乎也有些蛛丝马迹。比如，我痴迷读小说、看电影；比如，那段时间正好是一段假期。可如果照这种逻辑分析，世间所有的事都会有所谓的征兆。

其实，那就是一时的冲动。生命是偶然中的必然，既有无常的一面，又有因果注定的一面。如果我在冲动之后写着写着就不写了，那么这个冲动就如无数澎湃而起的浪花，来得挺漂亮，消失得也挺干脆。但是，我竟然把这个冲动变成了坚持，每天更新几千字，在五个月内完成了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。

十月底我修订完书稿，发电子邮件给出版社编辑，给这个冲动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之后，这个故事成了畅销书，改编成了现象级的电视剧，不在我的预料之内，更不在我的期待之内，甚至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内。我唯一做过的事，就是付出全部的精气神写完了它，从此开始了我的写作之路。

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，做事随性而致、随遇而安，但我是一个一旦开始做，必然会尽全力做到最好的人。没有规划，没有期许，只是一个个故事写下去。《步步惊心》《大漠谣》《云中歌》《最美的时光》《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》《曾许诺》《长相思》《半暖时光》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《散落星河的记忆》。十五年时间，写了古风、都市、校园、神话、童话、科幻，虽然故事风格不停变换，但每一个故事都是当时最想写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在当时尽了全力。这一次把所有故事修订后结集再版，也算对过去时光的一次总结，感谢你们一路陪伴，也感谢过去自己的勤奋努力。不知道未来我还能写下几个故事，只希望我依旧手为心写，尽力而为。

桐 华

云
中
歌

◆
[YUN
ZHONG
GE]

目录
◆

- 001 | 序言
- 003 | 第一章
今夕何夕，见此邂逅
- 026 | 第二章
有匪君子，如圭如璧
- 045 | 第三章
人生自是有情痴
- 062 | 第四章
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
- 081 | 第五章
结交在相知
- 096 | 第六章
此情须问天
- 110 | 第七章
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
- 123 | 第八章
凄凉别后两应同
- 139 | 第九章
只愿君心似我心

云

中

歌



[YUN
ZHONG
GE]

目录



- 156 | 第十章
月夜故人来
- 169 | 第十一章
人生只似风飘絮
- 185 | 第十二章
一寸相思千万绪
- 200 | 第十三章
清波月下歌
- 214 | 第十四章
纵使相逢应不识
- 228 | 第十五章
兵戈乍起，人心难测
- 242 | 第十六章
绾发结同心
- 261 | 第十七章
一片芳心冷若灰
- 280 | 第十八章
半随流水半随尘



序言

[YUN
ZHONG
GE]



西汉自高祖刘邦立国，经惠、文、景帝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，“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艾安，府库充实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宽传》）。

汉武帝在位期间，虽雄才伟略，却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起居奢侈。由于“外事四夷之功，内盛耳目之好，徵发烦数，百姓贫耗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，到汉武帝晚年，汉朝已是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（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）。

汉武帝的连年征战、穷奢极欲，导致国库空虚。为了弥补用度，汉武帝允许买官和犯法者以钱赎罪。“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吏治混乱，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，各地纷纷起义，“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“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免、百政，楚有段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、赵之间有坚卢、范主之属。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守、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趋具食；小群以百数，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”（《汉书·酷吏传》）。

汉武帝采用的政策则是任用张汤、赵禹、王温舒、减宣、尹齐、杨仆等酷吏，实行残酷的高压统治。汉武帝之前，从高祖到景帝，历经四代皇帝，《汉书·酷吏传》不过收录了两个酷吏，而武帝一朝，就有酷吏十一人。

刑罚一再加重。律令从汉初刘邦在位时的九章，增至三百五十九章，只“大辟”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、一千八百八十二事。以死刑为例比的刑法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“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即使如此严苛的刑罚，依然不能阻止走投无路的百姓起义。

汉武帝一直希望四夷臣服，但直到他死，四夷问题也未真正解决。因为内乱，匈奴、西羌、西南夷、乌桓等外族的外乱也纷起。

汉武帝晚年，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汉天下，想到秦朝亡于穷民起义的前车之鉴，才意识到自己一生之过，向天下颁布《轮台罪己诏》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”

只是汉武帝虽有心改过，却年事已高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风雨飘摇的大汉社稷传给了年仅八岁的汉昭帝。



第一章

[YUN
ZHONG
GE]



今夕何夕，见此邂逅

万里荒漠，如火骄阳。

金子般灿烂的黄色，充盈在天地间。

刺眼阳光下点点反射的白光，那是动物的残骸，或者人的尸骨。

楼兰城外的白龙堆沙漠以龙卷风和变幻不定的地形闻名。

没有熟悉的楼兰向导引路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活着走出这片大漠。

连绵起伏的沙丘上，一行数十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。

七天前，他们的楼兰向导背叛了他们，利用一场突来的沙暴，趁乱扔下了这帮汉人。

这一行人，武功、体力都不弱，但在残酷的自然面前，却如蝼蚁一般渺小。

如果再寻不到水源，他们就会永久地留在这里，变成那森白骨架中的一部分。

赵破奴摇了摇水囊，这是最后的几口水了。

他将水囊捧给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。

少年的视线从他已经爆裂的唇上一扫而过，淡淡地说：“你喝了这几口水。”

赵破奴刚要说话，少年又低声补了句：“这是我的命令。”

众人都只当少年是赵破奴的亲戚，赵破奴借勘查西域的机会带他出来历练一番，只有赵破奴知道少年的命令意味着什么。

赵破奴拿回了水囊，却没有喝，把水囊别回了腰间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他一定要把少年活着带出沙漠，即使以他们所有人的鲜血为水。

“你出入沙漠多次，这么多人中只有你最熟悉沙漠，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就是你，把水喝下去，维持住你的清醒头脑，想法子带我们走出沙漠。即使我们都要死，你也应该是最后一个。”少年虽然说着事关生死的话语，语气却好像事不关己。

在沙漠中徒步七日，在饥饿、干渴、死亡的煎熬下，不少人的意志早已垮掉，面上满是灰败的绝望，可这个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年，虽然也是嘴唇干裂，面容憔悴，神色却是清冷淡然。

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，炙烤着他们的身体。

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蒸发。

每一粒金黄的沙子都跳着死神的舞蹈，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赵破奴忽地做了个停下的手势，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

少年看到赵破奴侧耳倾听的样子，也凝神去听。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若有若无的铃铛声。

几个人惊喜地大叫起来：“驼铃声！是驼铃声！”

从死亡的阴影中看到一线生的希望，这个好像还远在天际的铃铛声不啻是天籁之音。

少年却依旧面色清冷，面临死亡时，他没有黯然绝望；有生的希望时，他也没有

喜悦兴奋，透着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淡漠。

赵破奴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安静：“铃声有些古怪，如果是商旅的骆驼队，声音不应该这么单薄，听着好像只有一峰骆驼，可有几个人敢孤身穿行大漠？地处西域，来人是敌是友还不一定，提高警惕。”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伴着驼铃声，大漠的尽头，在火一般燃烧的金黄色中，冉冉飘起一团绿影。

七天未见绿色的人，顿生亲切感，少年也不禁觉得干渴淡了几分。

待近了时，众人才看清一峰小小的雪白骆驼上侧坐着一个小的人，不过七八岁年纪，一身绿衫，笑靥如花。

众人伸着脖子往后看，却再见不到任何人。

一峰神俊异常的骆驼，一个精灵可爱的女孩，众人只觉诡异，刹那间想起许多荒诞的西域传说，雪山神女、荒漠妖女……

小女孩笑着向他们招了招手：“我娘让我来带你们出沙漠。”

赵破奴问：“你娘是谁？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小女孩诧异地说：“我娘就是我娘呀！怎么就我一个呢？”拍了拍骆驼，“我有铃铛，这是二哥送我的朋友。”指了指自己身后，“还有雪狼，娘吩咐她保护我。”

众人这才发现小骆驼身后还随着一头浑身银白的狼。

一头狼却让众人想到了矜持、高贵的字眼。不怕狼的骆驼？不吃骆驼的狼？众人惊诧未完。

“还有……”小女孩又从衣领内掏出一个小竹哨呜呜吹了两声，仰头望着天上两只随哨声落下的雕说：“还有小谦和小淘，这是爹爹给我找的朋友。”

两只白雕还不大，但展翅间已露天空霸主的威严。

一只落在了骆驼背上，一只却想落到狼头上，狼警告地嗥叫了一声，伸爪欲扑，雕儿悻悻地飞起，却还不甘心地盘旋着。

小女孩笑说：“小淘，不要逗雪姐姐了，就在铃铛背上休息一下吧！”

众人看得又是惊奇，又是好玩，也明白过来为何小女孩能找到他们。

赵破奴身子一震，内心骤然间翻江倒海，他一面细细打量着女孩，一面问：“你娘姓什么？你爹爹姓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娘为何命你带我们出沙漠？”

“哎呀！大叔叔，娘亲就是娘亲呀！我叫云歌，我娘说有位赵叔叔对她有恩，就

让我来领路了。你们走不走呢？还要两天才能出沙漠呢！”

云歌侧坐在骆驼上，说话时，两只脚一荡一荡。

一双葱绿的鞋子，鞋面上各缀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。一只鞋她倒是规规矩矩地穿着，另一只鞋却是半跛着，露着一截雪白的纤足，随着她一荡一荡，在绿罗裙间若隐若现。

云歌看到少年望着她的脚看，因为还是天真烂漫的年龄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反倒朝少年甜甜一笑。

少年却是年少早慧，已懂人事，本只是因为美丽而欣赏的无意之举，被云歌一笑，脸却不禁红起来，匆匆移开了视线，身上不合年龄的清冷漠然淡了几分。

赵破奴看不出来这个小姑娘是天真未解事，还是故意相瞒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名堂来，只能作罢。被一对雕儿的名字触动了往事，心中伤痛难言，虽知道万分不可能，可还是隐隐盼着自己的胡思乱想是真：“我就姓赵，云歌儿，那就烦劳你领路了。”

云歌跳下骆驼，笑向赵破奴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赵叔叔，云歌代娘亲给您问好。”又指着骆驼背上挂着的一排水囊，“这是给赵叔叔的。”

众人未等她语落，已经齐声欢呼，一扫先前的沉郁，笑闹道：“赵爷，就知道您是我们的救星。”

赵破奴解下一个水囊正要给少年送去，却发现云歌已经拿了她自己的水囊给少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年似没有听到云歌的问题，沉默地接过水囊，沉默地喝着水。

其他人都一连声地对云歌道谢，少年却没有一声“谢谢”，甚至一个表示谢意的眼神都没有，神情清淡到近乎冷漠。

云歌倒是一点不见怪，背着双手，仰着脑袋，笑咪咪地看着少年。

少年将水囊递回给云歌时，望见她弯弯如月牙的眼睛，终于淡淡地说：“赵陵。”

云歌立即清脆地叫了一声“陵哥哥”，配着一个明媚如人间四月天的笑颜，从未被人如此唤过的赵陵只觉惯常黑漆漆的心中投入了一线阳光。

富丽堂皇的屋宇，青铜熏炉中的袅袅青烟让高坐在上位的人面目模糊。

一个四岁的小儿正立在宴席中央，背着双手诵书。

“……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仁乐谊，各得其宜，

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。故孔子曰‘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’，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于位以禅虞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。舜知不可辟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‘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矣’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知，残贼百姓……”

两侧旁听的人都面露惊叹之色，神童之名果非虚传。

高坐在上方的老者也难得地笑着点点头。

小儿背完书，刚想如往常一般扑进母亲怀中，又立即记起母亲事先一再叮嘱的话，于是一副大人模样地作揖行礼，然后挺直腰板，板着面孔，一步一顿地踱着小方步退回自己的位置。

他看没有人注意，立即冲母亲做了个邀功的鬼脸。

侧坐在老者一旁的女子含着笑轻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好。

风和日丽的夏日，蝉声阵阵。

五岁的小儿藏在书房的帘幕背后，一双乌黑灵动的大眼睛盯着外面。

外面脚步匆匆，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响起：“陵儿。”

小儿惊慌下，立即想出声阻止，已是晚了一步。

只听见齐齐的尖叫声，放置在门上面的水桶已经随着女子推门的动作翻倒。

一桶混了墨汁的黑水全部倒在女子身上。

女子从头到脚变成了落水的黑乌鸦，一旁的侍女吓得立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。

小儿的贴身侍从于安早已经吓得瘫软在地，心里万分悔恨。他才刚做贴身奴才，才刚学会谄媚，才刚贪污了一点钱，才刚摸了一把侍女姐姐的手，难道天妒英才，不给他机会做天下第一奸诈奴才，这就要了他的命？

小儿紧张地拽着帘子，母亲最爱美丽，这次肯定完了！

女子在屋子门口静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刚开始的不可置信和惊怒，都慢慢化成了一张无奈：“陵儿，出来！”

小儿从帘子后探了个脑袋出来，快速晃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：“阿姊把我画的画给剪了，我是想捉弄阿姊的。我会背书，会写字，会听先生的话，会不欺负阿姊，会……”

女子走到小儿身前，揪着小儿的衣服领子把他拽出了帘子，用力给了小儿一个拥抱，又在小儿脸上揉了几把。

小儿越来越害怕，终于停下了嘴里的唠叨，低下了头：“我错了。”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蓦然大笑起来，对身后的侍女吩咐：“你们还跪着做什么？还不去准备沐浴用具？要最大的浴桶。”

小小的人儿本来衣饰精致，此时却也是满身墨水。他瘪着嘴，看着母亲，一脸敢怒不敢言的神色，母亲肯定是故意的。

自从三岁时失足落过一次水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在浴桶里洗澡。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笑着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下：“是洗澡，还是领罚，自己选。”

小儿刚想说“领罚”，看到女子眼睛瞟着于安，立即耷拉下了脑袋。

果然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人家有一个就很凄惨了，他却是两个都有，认命吧！

重重叠叠的帘幕。

他曾经躲在这里让母亲找不到，在帘子内偷看母亲的焦急；

也曾经躲在这里，突然跳出来吓唬过母亲和阿姊；

也在不愿意听先生授课时躲到过这里……

可是今天，他一点都听不懂帘子外面的人的对话。

他只觉得害怕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。母亲正在跪地哀求，她的额头都已经磕出了血，可为什么父亲仍然只是视线冰冷地看着母亲？不是所有人都说他最宠爱母亲吗？

“为了陵儿，你必须死！”

父亲只是说着一个最简单的句子，他却怎么都不能明白。

为什么为了他，母亲就要死？他才不要母亲死！

他正要从帘里钻出，身后的于安死死扣住了他的身体和嘴。

于安满头冷汗，眼睛中全是哀求。他在于安的挤压下，一动不能动。

两个官人拖了母亲出去，母亲原本的呜咽哀求声，变成了凄厉的叫声：“让我再见陵儿一面……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”

母亲额头的鲜血落在地面上。

一滴，一滴，一滴……

渗进地板中，成为他心上一生都抹不去的痕迹。

那血腥气永远都飘浮在大殿内，也永远飘浮在他的鼻端。

母亲时而哀求悲痛，时而绝望凄厉的声音，在黑暗的大殿内，和着血腥味，徘徊不止。

夜夜，日日，月月，年年；

年年，月月，日日，夜夜。

从没有停止过……

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

母亲额头的血越落越急，越落越多，已经淹到他的胸口。

“母亲，不是我的错！不是我的错……”

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，是你的错……

赵陵整个人在毯子里缩成一团，一头冷汗，却紧咬着嘴唇，一声都不肯出。

“陵哥哥，陵哥哥……”云歌轻摇着赵陵。

赵陵从噩梦中醒来的一瞬，一把推开了云歌：“大胆奴才，谁准你……”

等看清是云歌，看清楚自己是睡在苍茫广阔又自由的天地间，而非暗影重重的殿堂内，他立即收了声音，眼神渐渐从冷厉变成了迷茫。

云歌被赵陵推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却只是揉着屁股，小声地问：“你做噩梦了吗？”

赵陵定定地看着夜色深处，似乎没有听见云歌的话。

云歌坐到篝火旁，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荷包里，翻了一会儿，找出几颗酸枣丢进水中，待水煮开后，端给赵陵。

赵陵盯着云歌手中的杯子，没有接的意思。

云歌轻声说：“颜色虽然难看，可效果很好，酸枣有安定心神的作用。”

赵陵依然没有动，云歌的眼睛骨碌转了一圈：“我不肯喝药时，我娘都给我唱歌哄我喝药，我也唱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

见她似乎张口就要唱起来，赵陵看了一眼沉睡的众人，端过了杯子。

云歌笑咪咪地望着他，赵陵喝完水，一声不吭地躺下睡觉。

云歌拥着毯子看了他一会儿后，往他身边凑了凑。

她凑一寸，赵陵沉默地后退一寸；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；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……

赵陵终于忍无可忍，压着声音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你正好也睡不着，那我们说会儿话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我给你讲故事。”云歌未等他同意，已经开始自说自话，“有一年，我爹爹带我去爬雪山……”

赵陵本想装睡，让云歌停止唠叨，云歌却自己一人讲得很是开心，讲完了她的雪山经历，又开始讲她的二哥、三哥，赵陵冷着声音说：“我要睡觉了。”

“那你睡吧！我娘给我讲故事时，我也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……我三哥和我去大秦^①时，我五岁。大秦有很多人是有金黄色的头发、碧蓝色的眼睛，很漂亮。不过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把狮子饿很多天，然后放了狮子出来和人斗，很多人坐在那里看，我讨厌看这个，三哥却顶喜欢看。他们送给爹爹两头小狮子，被三哥拿了去养……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我发誓真有这样一个国家……”

云歌还想啰唆，赵陵截道：“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为什么不相信？先帝在位时，安息^②和条支^③已有使者来拜见过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都有记述。既然西域再向西能有繁华可比大汉的安息帝国，那安息的西边也很有可能有的国家。听闻安息商人为了独霸我朝的丝绸，从中间获利，才不肯将更西之地的地形告诉西域胡商和大汉商人。”

云歌和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很多人都嘲笑她胡说八道，第一次碰到有人相信，一下子兴奋起来：“你相信我的故事？确如你所料，大秦就在安息之西，你去过安息吗？安息也很好玩。”

赵陵没有理会云歌的问题，云歌等了一瞬，见他不回答，笑了笑，又自顾自地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

赵陵这次却没有再出声阻止，只是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睡是醒。

赵陵从小到大，碍于他的身份、地位，从没有人敢当面违逆他，和他说话时都是或谨小慎微，或恭敬惧怕，或谄媚顺从。

① 大秦：古国名，中国古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。

② 安息：即“帕提亚王国”，西亚古国。

③ 条支：古西域国名、地名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地处安息西界，临波斯湾。